

# 亞東破佛傳略

彭 長 卿

家 世

亞東破佛彭龢，字遜之，號無心居士，又稱竹泉生，江蘇省溧陽縣人。生於光緒丙子（公元1876年）三月初二日。他從小就很聰明。他的祖父彭湘，字心梅，一字翊清，博學多聞，著有《適龢詩草》十四卷。彭湘很推崇韓愈的文章，因此給他的孫兒取了這樣的名字，希望他將來的文名跟韓愈一樣。破佛長大了，果然不負他祖父所望，他在家鄉與狄壽頤（字蓮如，號鶴賓子）、陳椿森（字蔭齋）、史國幹（字蟄夫，號惺齋）三人有“四才子”之稱，這當然是跟他祖父的辛勤的教養分不開的。破佛在他祖父的薰陶下，很早就顯露了他的才華。在光緒丙申（公元1896年）刊的《竹泉生初芽集》目次中，有狄壽頤對他的詩文所作的評語：

“生詩已有二百餘首，其佳者過半。”

“生詞甚少，略選數闕，以見一斑。”

“生賦皆小品，亦均屬不經意之作。其意趣飄雲野鶴，高勁蒼冷，別是一家。”

“生古文筆極高，但未嘗多讀書史，故其見識雖卓，而文法尚不盡善。然其平日作文頗不喜他人議論，自覺可存稿者，人雖譏笑，堅藏不顧。由此推之，其成功可預定也。”

《初芽集》共收破佛十七歲至二十一歲（光緒壬辰至丙申年）所作的古今體詩四十一首、詞十闕、賦五首、古文八篇。今將他十七歲時所寫的《感賦》抄錄如下：

“世人厭吾傲，吾性本於天。若云狂可教，舉世皆聖賢。我生無壯志，

常作靖世言。飲酒三百斗，欲爲半生眠。夢中乘龍手提勺，竟竭東海犁爲田。醒時大笑未經說，恐驚天上癡神仙。”

狄壽頤評說：“此詩蓋深憂世之將亂，而欲避世之作。細觀‘靖世’二字，‘竭東海’三字，其憂在外藩之意皎然矣，賦也。”

破佛十九歲時，正值中日甲午戰爭，他有感於時勢寫了一首《近聞》：

“倭奴猖肆寇遼東，渤海烽烟耀遠空。萬里火輪舒震怒，一時電綫報奇功。黑旗聞駐紅毛地，羽信頻驚玉珮風。天子聖明振威肅，何容屢次議和戎？”

狄壽頤評說：“此咎當時命將不得其人，而大臣佞安惜死，一主於和，不顧國體之壞也，賦也。”

破佛十七歲時，還填寫《沁園春·美人影》：

“一縷殘魂，隱然孤倚，徐搖欲前。諒思君情切，積成慘淡；與鄉柳附，爲解清寒。欲有還無，空虛成艷，似疏柳斜陽一抹煙。庭院晚，被西風吹散，暫凭闌干。

偶然曳袖低鬟，拂落了殘花帶露釵。奈魄生杜宇，閒愁難載；夢隨鴻雁，雲羽常倫。嬈々無憑，依々欲倦，背月徘徊瘦自憐。歸何處：在碧梧桐下，秋海棠前。”

狄壽頤評說：“語々入神，雅俗共賞之作。”

又有《自名竹泉生解》一文，也抄錄如下：

“竹泉生，何以名？竹狂而有節，水安安而能遷，名以志也。溪澗之上，種之以竹，臨之以亭，爲隱居人也，故又曰：‘竹泉亭主人’。夫江、淮、河、漢之達於四海而不竭者，皆以泉始；泉者，源也。其志庶幾有意於源乎；以竹爲筏，又可以濟大川，故其爲志也，亦大有意於天下。然其有爲與不能有爲者，不可必有意於天下，將無以自安，故使泉竹生於溪澗之上，爲隱居之風，以自遏焉。竹之臨於泉也，亦略以明其濟川之志矣。竹之爲物，四時皆宜，可焚而不可毀其節也。獻諸廟堂，則爲鳳簫；生於淇上，不失其灑々之本然，而生之志於是顯以遠焉。水，杯水則共爲之舟，大而爲滄瀛，則可以浮島。凡其波瀾曠遠、魚龍起伏，又無不始於涓々之細流。彼觀於涓々者，知其可勝共舟，而不知其波瀾曠遠、魚龍起伏，至於可以浮島，而爲滄瀛之

大也，則生之名其志也，不亦悲乎！生年今二十有一耳，蓋亦未敢自知其將來，況彼其觀於涓々者之論乎？若以一端爲之解，則非所謂‘竹泉生’。”

狄壽頤評說：“筆路近歐陽公，而神氣又別成一家。”

破佛的父親彭署芸，字寶書，在安徽省當塗縣大信鎮當個小々的巡檢，後來護理宿州知縣，有政聲，民愛之如父母。但做官不久就因爲家難憂憤而積鬱成疾，在家困居了十多年，直到逝世，享年五十四歲。

破佛從小心地就很慈善。有一次，他聽到腳下“啪”的一聲響，低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只蜘蛛被他無意中踩死了。這件事使他難過了好幾天，從此他再也不忍殺生了。以後每聽到清兵抓人或殺人的消息時，他總是愴然涕下，爲之憤々不平。

破佛十二歲時，當他讀到《孟子·梁惠王章句上》中使民“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”時，頗有感觸，於是發宏願，立大志，想要使國家富強，人民安康。他經常冗坐冥索，探求人生真諦；博覽群書，無門戶之見，善於融會貫通；不僅熟讀四書五經，而且連三教九流、醫卜星相等雜書也不輕易放過，這爲他後來從事小說創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

破佛小時候讀書，爲了怕忘記，經常摘錄書中要語，以便溫習。人家譏笑他這樣做是“尋章摘句”，而他却置之不理，因爲感到人家所譏笑他的正是他自己得益的地方。這種習慣他始終未變，直到老也是如此。

讀書成了他兒時的樂趣。但樂極生哀，不幸的事終於降臨了，十八歲那年，他一向崇敬的祖父去世了。這對他說來，無異是一次沉重的打擊，因爲他失去了一位學識淵博的師長。禍不單行，次年他的父親也病故了，從此家中失去了依靠，家庭的重擔就落到他母親的身上。爲了生活，他只好東奔西走，投親靠友，還行過一度醫呢。二十歲到秣陵，二十四歲駐彭城，三十歲住蘇州。他仿佛浮萍似的，到處飄泊，到處流浪。這段流離顛沛、寄人籬下的生活，使他有機會接觸到民間的疾苦，嘗到人生的滋味，這又爲他不久從事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題材。

## 鸞 文

光緒丙午（公元1906年）春天，破佛在山窮水盡、走投無路的情況下，爲了生存，來到了上海。憑他的才氣和生活經歷，開始從事小說創作，以微薄的收入

供養他母親。當時，清政府的文網十分嚴密，所有的雜誌都須經過嚴格檢查之後才能發行。一般雜誌右邊，往々印有“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”等字樣。爲了避免種々麻煩，破佛用了許多筆名，一般說來，寫小說時多用破佛或亞東破佛，也用浮邱子、盲道人、儒冠和尚。作古詩文辭常用守愚氏、竹泉生等。其他的筆名就難一一查考了。他寫的小說，十九是針對清朝統治者、揭露社會黑暗的。他不懂外文，可是在他所寫的小說中，常有“譯述”，如《東瀛新俠義》五種〔《棲霞傳》、《雙義傳》、《琵琶湖》（彈詞）、《三浦女子》、《慧珠傳》〕。然而，他跟林琴南不懂外文搞翻譯有所不同：林是通過別人口述故事情節而進行譯述的，而破佛所“譯述”的小說，除了外國的人名、地名參照報紙或地圖外，其他故事情節都是他自己的獨創。這年破佛爲吳梅寫的《風洞山傳奇》題了辭。

光緒丁未（公元1907年），他和同鄉許慕羲（即今民革中央委員許聞天之父，著有歷史演義、宮廷演義、劍俠小說數十種）創辦《競立社小說月報》，以擴張民權、鼓吹維新爲職責。只出了兩期，就被清廷封閉了。試看它的“宗旨說”釋名：

“抑本社之刊行月報也，乃立言之例也。則所以競於立言者，又貴出言有則，而可以爲法；言之有文，而可以行遠。或以爲區々說部，何足以當立言者之任？不知危言莊論，斷難家喻戶曉；傳布不廣，烏能收時雨普及之効哉？則本社且將恃此說部，而爲立德之始基，爲立功之嚮導焉矣，而於立言乎何有？……”

由此可見破佛他的創辦此報的目的意義了。《月報》中所刊他寫的小說，有《空桐國史》、《殲鯨記》、《竹泉生異聞傳》、《入道綱目》。破佛還爲我佛山人吳趸人寫的法律小說《剖心記》作了評語，又作長篇小說《情天瑣記》登載在《花世界》上。

破佛寫的小說，印成單冊的有《閨中劍》、《泡影錄》、《雙靈魂》、《三家村》多種。我所寓目的破佛寫的家庭小說，有《閨中劍》（原名《普如堂課子記》）和刊在《新世界小說社報》〔公元1906年5月25日創刊，警僧（疑是破佛的筆名）編〕中的《三家村》（趙景深先生藏）。《閨中劍》的目次如下：

第一章 教育爲振興主義：第一節，溯源；第二節，遭侮；第三節，勸學；第四節，課女；第五節，改題。

第二章 算術係各科學之起點：第一節，算理；第二節，獎勵；第三節，爭勝；第四節，觸機；第五節，論算。

第三章 德性爲自強之精神：第一節，風潮；第二節，立志；第三節，改裝；第四節，定禮；第五節，放足。

第四章 尙武之基礎在閨閫：第一節，論劍；第二節，尙武；第三節，立社；第四節，題畫；第五節，客散。

第五章 論天與人之關係：第一節，會親；第二節，看書；第三節，談天；第四節，談性；第五節，附學。

第六章 天然變愛之醇正：第一節，傳習；第二節，論情；第三節，結婚；第四節，胎教；第五節，分李。

一開始《閨中劍》的“弁言”是這樣說的：

“是書宗旨在強種。強種之道在興學。興學又貴於普及，以成大同之化，故託名‘普如堂’；

欲求振興，必先務本。是書所爲專重德育，而注意於家庭之間，故託爲‘課子’；

是書注意又重在開通婦人、稚子之智識，故託爲‘記事小說’，以助潛移默化之力。

家庭教育非男子所及任，以其無時，不當注意殊形瑣屑，且極委曲也，故是書又側重女學。

各種技術其於算學，故是書於技藝之學獨重算術，亦務本之意也。

德性之秉賦始於胚胎，懷孕之婦所當研究而慎重者。是書既重女學，故又附及胎教之說。

胎教卽性命之學之起點，其道亦與衛生之理相輔并行，因又附及衛生之學。

衛生之理與醫術又相爲表裏，故是書所記，又轉及醫學。

男女飲食，人之大欲存焉，故是書亦有男女感慕之事；然必止於禮，歸於正，可以觀，可以興，非尋常艷情小說之所可同日語者。”

《三家村》的目次如下：

第一回 章秀才（章鼎，字新甫）橐筆寧國府，糜太守（糜徹，字仲明）

拈香濟顛庵；

第二回 度門生奇行怪事，弔天竺有題無詩；

（以上刊《新世界小說社報》第五期）

第三回 侵主權老僕卸差，商教法學生阻駕；

第四回 有意栽培勸除成見，不分名實混罵維新；

第五回 增科學徒費磋商，宿蕭齋不嫌冷寂；

（以上刊《新世界小說社報》第六期）

第六回 窗外有聲非妖即鬼，閨中纏足觸耳驚心；

第七回 潑主婦肆詆西席，惡孀母擅擇東床。

（以上刊《新世界小說社報》第七期）

（我從阿英著的《晚清文藝報刊述略》一書中，得知他僅訪得《新世界小說社報》一期及六至九期，如按每期兩回計算，那末《三家村》至少有十回了。）

這年十一月，破佛把他的遠祖彭會淇（字茶洲，號四如，康熙丙辰翰林，官至工部右侍郎）在北京得到的宋拓殘本顏真卿寫的《郭家廟碑》（原分上、下兩冊，又元、明題跋三十餘則別為一冊，經過咸豐庚申戰亂，只剩上冊）重新裝裱，以“閑邪齋主人”別署題跋於後。

戊申（公元1908年）秋天，破佛由馬叙倫（1884年生，1970年卒，字夷初，浙江杭縣人）、顧乃斌（同盟會浙江支部副會長）介紹加入同盟會。當時他在滬報館中以寫作爲生，創作小說《天上大審判》，陸續刊登在滬報上。不久他到南京去謀生，但未能如願，就回到故鄉，與同道史蟄夫、狄懷人、張書紳、方伯超、沈叔濂、姜丹書（1885年生，1962年卒，字敬廬，別號赤石道人）等人組織報社，蠟印刊物，繼續宣傳革命。

己酉（公元1909年）初夏，破佛讀家藏顏魯公寫的《郭家廟碑》，歷兩晝夜，就領悟了書法的道理。

庚戌（公元1910年）秋天，破佛草々地讀了一遍《法華經》，認爲此經簡直是一部白話《莊子》。他記得弱冠時曾草々地讀了《南華經》，認爲莊子此書所稱引的故事，多半是子虛、烏有，可以稱得上一部文言小說了。至於三教經典，破佛只是把它當作小說，草々過目而已。因他始終認爲“不悟者，經典卽是鴆毒；已悟者，小說卽是甘露”。後來他雖然出家當了和尚，但對於那些佛經，始終嫌

其荒穢冗沓，只是略翻一下就丟在一旁，任憑塵土蛛絲積滿案頭。至於佛經的注疏論義，他尤其感到繁瑣，甚至連翻也不翻就拋在一邊了。這是後話。

初秋，破佛游杭州西湖。這一年，日本出兵朝鮮，妄想進一步并吞中國。破佛有感於當時岌岌可危的形勢，寫了《日本亡韓我甚喜》（反語）一文，發表在杭州《之江日報》上，意欲喚醒大眾提高警惕，防患於未然。當時浙江都督湯壽潛（字蟄先）從報上看到破佛寫的這篇文章，非常重視，特地請他的女婿馬一浮（1884年生，1967年卒，號湛翁，別署蠲叟、蠲戲老人，浙江紹興人）登門拜訪破佛。他們初次見面就談得十分投機，彼此都有相見恨晚之感，從此往來密切，結下了一段不可思議的因緣。

次年夏天，破佛約馬一浮、馬叙倫、開化葉左文、都勻田達人、毅侯、君偉共遊杭州南屏山摩崖。原來那摩崖上到處都是石刻，其中有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（字和中，宋仁宗時待制天章閣，知杭州）寫的隸書“家人”卦，縱橫丈餘，可惜字迹因風化而模糊不清了。尤其是聳立在巖邊的一個石鼓，把他們吸引住了。他們冒着烈日，攀着荆棘根爬上去想看個究竟，誰知巖石經過風化，剝蝕得非常厲害，很難辨認出字來。除了少數幾處還能勉強讀通外，其他幾乎成了沒字碑了。不過遠望過去，有些筆劃却還依稀可見。東邊還發現遂寧張鵬翮（字運青，清康熙進士，累擢河道總督，雍正初官武英殿大學士）寫的七言詩，猶如橫幅，高一尺，寬三尺多。這天破佛他們儘管弄得精疲力盡，但還算是有收穫的。

破佛對於書畫是下過一番苦功的。他會畫山水、松柏、竹石、《初芽集》中就有他的兩首題畫詩。他還寫了一本《書法歌》，目次如下：

第一章 八法正誤，第二章 捉筆定範，第三章 用筆大意；書法注；捉筆精義說；一劃結構說。

癸丑（公元1913年），破佛寫的小說《天上大審判》由文明書局嚴馥葆印行成冊。

## 出家

丁巳（公元1917年），破佛因生活發生困難，由馬一浮介紹，認識了浙江水利委員會會長林大同（字同莊，浙江瑞安人），由林用作職員，協助寫文牘簿

書。這年春天，他利用餘暇學習《周易》（讀說易之書二百餘種，都是向馬一浮借閱的），并在閏月寫了《周易明義》四卷及《序要》、《外傳》八篇，都十餘萬言，凡六冊，但無力刊印。後經馬一浮多方設法，僅油印六十部，除自己留存一部底稿外，其餘都被友輩索去了。後來他又學觀星象，借以消遣。四月，他還寫了《觀象稽年》。七月，在浙江桐廬山中認識李少山。

有一次，天氣特別寒冷，北風呼嘯，林大同來到水利委員會，見破佛衣服單薄，凍得混身發抖，十分同情他，并答應回去替他做件皮袍。後來，林大同也許事情太忙，竟忘記了自己的許諾。過了幾天，風雪交加，寒流襲來，勢不可擋。破佛因衣單不能禦寒，只好裹着被頭躺在床上。這時，正巧有兩個僕人在門外開玩笑說：“風雪交加，最好從哪裡能揩油弄件皮袍穿々。”誰知言者無心，破佛聽了非常生氣，認為林大同不僅空口說白話，而且唆使僕人故意說這話譏笑他，對他說來，這是莫大耻辱。“士可殺，不可辱”於是破佛二話不說，就拔腳直奔錢塘江自沉。幸而被漁夫發現救起，問他姓名，為何自殺？又問他有何親友在杭？破佛回答說：“我在杭州只有一個朋友叫馬一浮。”其中有認識馬一浮的人就請馬一浮來。馬一浮替他換了衣服，勸他回局，破佛堅決拒絕，又不肯回到自己的住所。後來只好在杭州運司河下的浙江病院住了若干時候。

戊午（公元1918年），破佛因饑寒交迫而窮極無聊，使他感到塵世擾々，無可作為。十月某日，他碰巧遇到一個算命的人，命運的坎坷，終於驅使他想問々自己的前途。誰知那人并不收他的錢，只說他除非出家，否則大禍就要臨頭。他聽了左思右想，覺得人生不滿百年，苦多樂少，爲了生存下去（拿他自己的話說，就是“混口飯喫々”），且能求得清靜，於是他決心出家做和尚了。那時，他的摯友馬一浮有不少方外之交，見他有這個意思，而且態度很堅決，就毅然把他介紹給虎跑寺的法輪和尚（本浙江省江山縣人，姓周，薙髮虎跑寺，受具足戒），於正月十日在杭州濟公塔院剃度爲僧。法輪和尚替他取個法名：常仁，字安忍，一作安江。因他一生推崇聖人之教，又自名爲懷禹，號光吳氏。這時，正巧馬一浮的朋友李叔同（公元1880年——1943年）因愛湖山勝景住在虎跑寺（先是李叔同利用暑假常到山中習靜，後來斷食了七天，并寫了幾頁斷食日記〔雲間朱孔陽先生藏〕，自覺并無痛苦，反增愉快，從此就有了出家的念頭）看見破佛如此勇敢、果斷，大爲感動，於是就拜了悟和尚爲師，也在虎跑寺落髮爲僧，法名演音，號



弘一，晚號晚晴老人，以高僧聞名海內外。

破佛在虎跑寺出家做和尚，是為饑寒所迫，并非出於他的本願，加上他平時恃才傲物憤世嫉俗的態度，因此佛門的清規戒律對他是毫無約束的。平時，他看到弘一大師誦經拜佛時那種一絲不苟的態度，暗自覺得好笑，認為弘一大師為人過於迂拙了。那時，馬一浮常和林同莊、弘一大師一道入山探望破佛，并勸他唸佛，誰知破佛却說：“連阿彌陀佛是誰也不認識，叫我怎麼唸？譬如在牆上畫塊石頭，騙我說是‘美人’，要我害相思病，這是萬々辦不到的！”弘一大師等人聽他這麼說，都驚駭極了。又耐心勸他修三十七種“助道品”，哪曉得破佛聽了很不耐煩，厲聲說：“我應當做天人師，天下誰能做我師！”使得弘一大師等人個々大驚失色。馬一浮、林同莊深知破佛的脾氣，見勸告無效，只好聽之任之了。破佛一有空，不是游山玩水，滋蘭藝菊，便是烹泉試茗、飲酒放歌。因此虎跑寺一帶的人無一不知破佛其人。他除了跟游客飲酒作詩、往來應酬外，還帶着大兒子在附近就讀呢！每天清晨，弘一大師生怕破佛的兒子貪睡而影響讀書，就像慈母般地來到他的住處，輕聲地催他起身，這使破佛的兒子大受感動，再也不敢貪睡了。

二月間，破佛先後寫了《續纂虎跑寺志》及《湖隱禪院紀事》，刊行於世。

他在泛覽志乘時，看到瞎堂、遠公參圓悟機緣及辭世偈，感到有所領悟，但未徹底。到了十一月初六日，那天正交“大雪”，破佛偶至湖隱禪院，見那裡掛有夏震武（號滌庵，浙江富陽人，光緒進士）寫的對聯：“大雪凝生氣，窮山長道心”，這彷彿是一把金鑰匙，打開了他的心靈之鎖，使他恍然大悟。原來那上聯是“復”卦，下聯是“大畜”卦。從這天起，他就開始鑽研易象，端坐不睡，直到初八日黎明。他認為經過此舉自己已經“大徹大悟”了，不禁感嘆地說：“夏先生真不愧是我的好老師！”

壬戌（公元1922年）九月，破佛來到江蘇崑山縣馬鞍山西峰的華藏寺，住在臥雲山房，寫了一些記游詩，并同當地的文人唱和。

甲子（公元1924年）七月，刊印《禪髓錄》三卷十篇。八月，破佛遷回湖隱禪院。禪院中有頻伽精舍校刊的《大藏經》。他就趁山居無事的機會，把《大藏經》中所有的關於禪宗的部分全部摘錄下來。

乙丑（公元1925年）二月，刊印《禪髓贅錄》。三月，刊印《禪髓集證》三

卷，又撰《禪髓叢墨》四卷。

丙寅（公元1926年）九月，刊印《蓮宗真諦》、《涅槃秋藏篇》。

## 還 俗

戊辰（公元1928年），他的兩個兒子在馬一浮的栽培下，已能勉強自立了，商議如何把他父親迎來上海。但破佛已習慣於山居，兒子要他身居鬧市，當然不會樂意的。直到冬天，他在馬一浮、林大同等親友的苦勸下，終於還俗了。從此以後，他把精力全都放在研究《春秋》、《周禮》上。

庚午（公元1930年）六月，破佛來到上海，住在狹小的灶底間，又無書讀，蜷伏其中達十年之久，簡直跟獄囚一般。

丙子（公元1936年），破佛寫了《天人參》三卷、《空廓子》、《存誠廬雜稿彙存》、《甲丙雜稿》五卷、《丙丁大事記略》三卷、《翼維》辨言。

《存誠廬雜稿彙存》目次如下：

格致說 壬戌（1922年）手稿

易理答問 庚午（1930年）手稿

讀《飲冰室文集》書後 辛未（1931年）手稿

讀赫胥黎《天演論》書後 同前

讀書雜述 同前

犬馬能養說 同前

這一年，破佛的好友林大同病故了，他悲痛極了，作詩《哭林同莊》誌哀。其詩如下：

“我昔託君庇，學業始稍樹。如藤附喬松，如苗飫甘雨。相知二十年，神契同水乳。常恨世運衰，遺賢莫相舉。索居兩困乏，不亞亂離苦。幸君精力健，厚德況多貯。滿待天假緣，謀作十年聚。豈爲命不由？鬱此逸終古！我今若遠征，日暮路脩阻。中道正相依，忽焉喪其侶！茫蒼合暝煙，惻々獨延竚。長夜魂欲消，不絕僅如縷。嗟我生阨窮！孤恩曷勝數？百哀迸一慟，孰見豫心腐？”

辛巳（公元1941年）九月，破佛徙居杭州千勝橋北面的延定巷丁宅，與住在

千勝橋南面團子巷戴宅中的老友王有宗（字純甫，號借亭老人）朝夕過從，商量經說，也是戰亂中的一樂。王有宗也是一位博學有識之士。甲申（公元1944年）正月十九日，作七絕四章贈破佛，并寫在破佛所著的《觀象稽年》、《翼巽》二書後：

“廿年久濶彭光祿，一日重逢喜可知。述作不甘居北面，揮毫放膽續三維。自信平生學易功，靈犀到此豁然通。大撓甲子羲皇卦，都付先生一卷中……”

乙酉（公元1945年），破佛寫《竹泉詩詞草拾遺》，共選詩十首，詞十二首。今抄錄數首如下：

“偶然入深竹，爽若出新浴。雲起衆山靜，人醉一溪綠。”《夢中得句》

“大慈古刹已千年，坡老留題滴翠軒。一盞靈泉澆肺府，綠陰深處抱雲眠。含暉亭對鉢孟池，攜酒扶筇訪濟師。醉臥虎跑泉上月，寒雲浸骨夢回遲。”《山居二首》

“東風澹蕩颺春旗，楊柳依々，湖水瀾々。美人行釣綠莎隄，花撲蝓蟻，蝶拍柔荑。三竺五雲更九谿，煙樹迷離，一片清奇。獨攜壺酒恣游嬉，信步東西，莫問歸期。”《一翦梅》

破佛又寫《旅途廢墨》二卷。其中有《論日本之儒學》一文，可作參考，今也抄錄如下：

“當清康熙時，日本儒臣源光國始編國史（以前無史可知），稱其國人習漢學自魏、晉時始（恐未足信），亦以五經試士，有秀才、進士之目（當在晚唐以後）。嗣因國中大亂，學廢數百年，又絕如縷。迨近世（明萬曆間）德川氏作（名家康），投戈講藝，崇儒重道，學術復興，首倡程、朱之學者，為藤原肅（字斂夫，號惺窩），其徒林信勝（一名忠，字子信，號羅山）父子（子名春勝，字之道，號鶴峰）等百數十人，皆有盛名。為陸、王之學者，中江原（字惟命，號藤樹）、熊澤伯繼（字子介，號蕃山）等，師徒六人為尤著。此外有為漢、唐注疏之學者，為史學者，為詩詞之學者，為古文學者。說經之書，著述之富，汗牛充棟，不可勝數；學風之盛，遠超前古。吳公曰：日人之於學問，皆能專壹深入。豫嘗閱所刻《大藏》，其禪宗頗不乏英才，度儒林中應亦有入於斯道者，惜乎！吾未獲縱覽其講學之書也。自今以往，

天若佑之，吾烏能測其所至哉？”

《旅途廢墨》也是他的絕筆，因他自覺“衰頹既甚，不勝煩劇”，簡力又不濟，於是決定絕筆不再書寫任何東西，也不再開卷讀書了。

到了次年丙戌（公元1946年）中秋節前夕，他就坐化了。他的摯友馬一浮，特地爲他作詩、文、輓聯致哀。今抄錄如下，以資參考。

### 哀彭遜之

“故人溧陽彭遜之（翁），才敏有奇氣。壯歲治《易》，於象數獨具解悟。四十後出家爲僧，號安仁大士。不屑々於教義，自謂有得於禪定，而頗取神化家言，以是佛者或外之。晚歲返儒服，治《春秋》、《周禮》，著書不輟。年七十一無疾而終。先一日預知，時至，沐浴更衣，語人曰：‘吾明日行矣。’次日果泊然坐化，莫測其詣也。餘與君交舊，雖持論不同，甚重其專且勤。又薦志居困，不易其所好。今驗君之逝，蓋其平日之所存，非可苟而致者，因爲詩以哀之。丙戌八月幾望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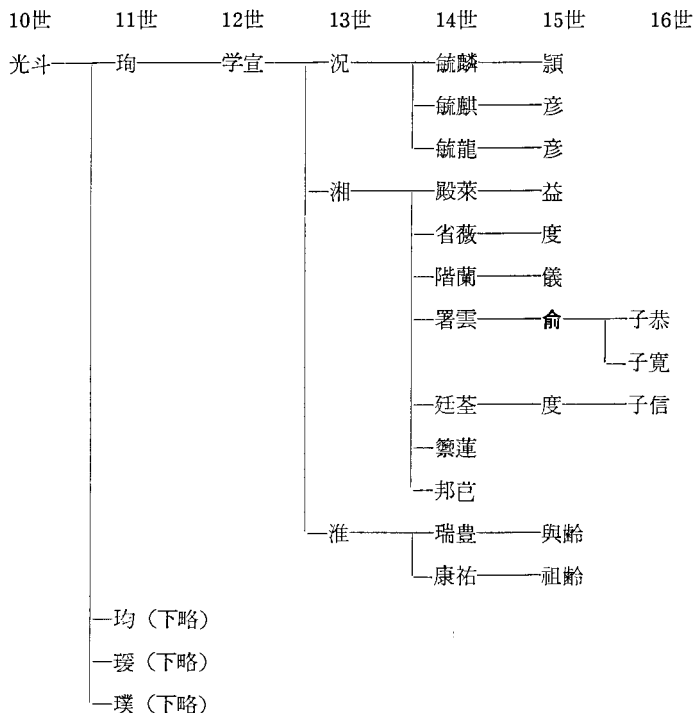
零露先秋近月圓，爐香纔盡賦游仙。身如聚沫終歸海，國是棲苴莫紀年。凡聖同居良不礙，形神俱往若爲傳。多君臨化無餘事，時至從心返自然。丙戌八月幾望白露后一日，安仁大士示寂，書此志哀，老友湛翁和南。

扶志談經兵亂後，乘風歸去月明時。安仁大士坐化，豫旣作詩哀之，復題此聯，以當輓歌。靈而有知，或當凌雲一笑，固非世人之所知也。”

破佛去世後，先葬杭州丁家山。1955年因該地建公園，遷葬上海廟行公墓。

## 附 錄

## 一、破佛世系表



## 二、破佛名字，別號

彭龠字遜之，號無心居士，別號竹泉生、竹泉亭主人、閑邪齋主人、守愚氏（寫古詩文辭用）、破佛、亞東破佛、盲道人、浮邱子、儒冠和尚、滬濱散人〈待考〉、警僧〈待考〉（寫小說用）。

法名常仁，字安忍、安仁。又名懷禹，號光吳氏、存誠廬主人。

## 三、破佛著作表

《初芽集》（詩詞文集，1896年刊）

《三家村》、《泡影錄》、《雙靈魂》、《閨中劍》（原名《普如堂課子記》）、《東瀛新俠義》五種：《樓霜傳》、《雙義傳》、《琵琶湖彈詞》、《三浦女子》、《慧珠傳》（以上皆小說，1906年刊）

《空桐國史》、《磯鯨記》、《竹泉生異聞傳》（以上皆小說）、《入道綱目》、《竹泉亭文集》

(以上載《鏡立社小說月報》，1907年刊)

《棲霞女俠》(小說，疑即《棲霞傳》)

《情天瑣記》(長篇小說，載《花世界》〈1903~1910年刊〉)

《天上大審判》(小說，1908年作，1913年刊)

《周易明義》及《序要》、《外傳》(共六冊，1917年油印本)、《觀象稽年》(1917年作)

《虎跑寺志》與《湖隱禪院紀事》(1918年刊)

《海潮音》十六卷(1922年作)

《書法歌》(出家後作)

《禪髓錄》(1924年刊)

《禪髓贅錄》(1925年刊)

《禪髓集證》(1925年刊)

《禪髓贍墨》四卷(1925年作)

《蓮宗真諦》、《涅槃秘藏籥》(1926年刊)

《天人參》三卷、《甲丙雜稿》五卷、《丙丁大事記略》三卷、《空廓子》、《存誠廬雜稿彙存》(1928年作)

《竹泉詩詞草拾遺》、《旅途廢墨》二卷(1945年作)

(Péng Chángqīng)